烽　烟　图

《红旗谱》第三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一

高蠡暴动并没有解决了问题，相反受到一场血腥的镇压 ;蒋介石还是抱“不抵抗”主义，还是“攘外必先安内”。同盟军在察绥虽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抗战，但一个“何梅协定”却出卖了滦东十八县，殷汝耕在冀东成立了防共自治政府，宋哲元主持了冀察政务委员会。总之，形势依然对日寇侵华有利。这一切，对有爱国心的人民群众来说，是不能忍受的。

高蠡暴动失败后，又过去了五年。冀中平原上早晨晚晌常刮起凉爽的风，一九三七年的夏天，又降临人间。眼看麦梢儿乍黄，芒种就到。朱老忠在堤身里高粱地上耪着地，两手攥着锄头，把腰弯个头点地，汗珠粘在眉毛上，吊在胡髭上，一颗颗跳进干旱的土地。太阳晒着他黝黑的脊背，褐色的粗布裤子被汗水湿透了，他耐着炎热，一腰耪到地头上，慢慢地直起腰，抬起头来，圪蹴起眉头看了看太阳，深深叹了一口气说 :“咳呀！好长的天呀 !”他猫腰坐在地上，背着阳光抽了长长一袋烟，把烟灰磕在锄柄上，叮叮地响着，扛起锄头，弯下腰走上堤岸回家了。

朱老忠回到家里，放下锄头，筛了草喂上牛，坐在捶布石上歇着凉，抽着烟，寻思 :大暴动以后，几年的日子，是怎样熬过来的。虽然五十开外的人了，他还不觉得老，身子骨还结实。一想到他肩头上责任的沉重，不得不提心在口，又低下头出了一口长气。天小晌午了，金华已抱柴禾点火做饭，他觉得天气渐渐热了，胡子长了老长，头发也长得长了，汗水腌渍得头皮发痒，他想剃剃头，刮刮脸，凉快凉快。他让贵他娘到朱老明那里借来了一把剃头刀。这

把剃头刀长时不用了，生了满下子锈。贵他娘把石头放在台阶上磨着，台阶是土的，磨石放不平，轧得咯噔咯噔响着。朱老忠拿个洗脸盆，叫金华舀出点热水，洗了两把脸，又洗着头发，手骨节碰得铜盆啷啷地响。

正在剃着头，庆儿娘敞开胳膊，扬起两只肥袖子，两步并作一步，风是风火是火地跑了来，睁圆两只眼睛说："他大叔！不知为了什么，冯家护院的老山头，把庆儿抓住，二话不说，吊在大槐树上了！"

朱老忠一听，愣怔了眼睛，张着嘴，半天不说话。冷笑一声，想到："天呀！事情又要降到我们头上了！"于是，他心底里埋藏了五年的怒火，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。他心里焦躁，等不得把头剃完，就想拿起腿来走。

贵他娘说："这像什么样子，多要紧的事情，也得把头剃完，怎么见人哩！"慌忙剃了两把，贵他娘又问："疼吗？"

朱老忠说："疼！疼也是剃头发，不是剃脖子。冯贵堂他要是割了我的脖子，我要是吱个声，算把我'朱'字倒写了。"他又低下头，合紧眼睛，默默地说："唉，失败了，我们失败了，他们拿我们受苦的人们粪草不值呀！"他心里着实激愤，两手打着哆嗦。锈钝了的剃刀，在他头皮上嚓嚓响过，他咬紧牙关撑持着，脸上的纹路曲皱得更加深了。自从高蠡暴动失败，朱老忠只好合法存在，非法活动，但是他的心里并没有低头。

庆儿娘一把鼻涕两把泪，哭得像个泪人儿，说："他大叔快去吧！冯家把庆儿打得死去活来。庆儿的爹，都是你们一抹子兄弟，闹暴动死了。依着我，要着饭吃也要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个热地方，孩子又被冯贵堂霸住。要是有个好和歹儿，可是怎么着？"她攥起袖子擦着眼泪，把老毛蓝粗布袖头子也湿透了。

高蠡暴动失败，朱老星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，庆儿娘带着孩子们偷偷藏在青纱帐里，饿了啃支生棒子，渴了喝口井水，三更半

夜才敢回家去看看,做点吃的。她想带着孩子们下关东,去找个能生活的地方,可是看看天气冷下来,孩子们还没有遮凉的衣裳,没有一点点路费盘缠,无法操持一家人的吃穿。她又不忍心抛下老亲近邻,不肯离开出生的家乡,所以没有走了。眨眼刮起西风,青纱帐快要倒下了!倒下这块,她们移到那块;倒下那块,他们又移到另一块青纱帐里。最后,场光地净了,她觉得上天天无路,入地地无门。冯贵堂带着民团,到处捉拿暴动户家属,叫赔偿损失。她实在无处躲藏,一时心窄,解下裤带挂在村北歪脖子枣树上。在这刻上,朱老忠走了来,说:"好死不如赖活着,你这是干什么?"三手两手把她放下来,安慰她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把孩子们拉扯大,才对得起朱老星。后来,冯贵堂把庆儿作为人质,霸在他家里当长工,他们才敢回家过日子了。

朱老忠一想起孩子们受过的苦难,心上着实酸痛,说:"沉住点气,哭什么?朱老星是条好汉子,他宁死不降敌!庆儿也是好样的,不能含糊!"他实在气愤,剃完头,刮完脸,剩下三绺小胡子,换上身浆洗过的紫花衣裳,拿起烟袋、荷包就往外走。

金华看老公公要出门,从灶火炕里探出头来,问:"老人家不吃了饭去?咳!难混的日月呀!"

朱老忠听了金华哀婉地说话,停了一刻,说:"我不饿了,你们吃吧!……"说着,头也不回,迈步就走。

贵他娘在后头说:"快去吧!庆儿正受着热哩!咳!可怜的没爹的孩子呀,世间有多少苦难也得出在咱朱家门里呀!"

朱老忠一听,回过头抖着衣襟,说:"你说的那个,不一定;走着瞧吧,出水才看两腿泥!苦难的日子混到头了,以后就要轮到他们头上。今天我就要去和冯贵堂动交涉,交涉不好,我顺着大道就进了城了……"今天早晨江涛才托城里人送来了一封信,说他回县里工作了,究竟是什么工作,他还不知道。但是他的心上又有了主心骨儿了。

贵他娘说："你沉住点气，压住点性儿，不要肝火太盛。"

庆儿娘紧跟着说："快去吧，庆儿在炼铁炉里受罪呢！"

朱老忠听了这句话，走了两步又停住，瞅着庆儿娘说："着什么急？条条道路能走到山上。炼炼好，不炼不成钢！你们不用去了，在屋里听信儿吧！"

朱老忠一出大门，庆儿娘又在后头轻轻絮叨："革命，革命，多么难的革命呀！革（割）死爹了，还革（割）死儿。"

朱老忠听得说，猛地回过头来，睁圆两只眼睛，满眼含着泪花，射出晶亮的光芒，说："不要那么说吧！娘儿们的见识，木头眼镜，只看两寸远！"他说着，弯腰提了提双梁鞋子，匆匆走去。

事由不大，出在朱家头上，就惊动了锁井全镇。街头巷尾，茶棚饭馆里把"朱庆扒瓜"当成说闲话的中心。今天早晨，冯家瓜园的山东老人，天不明就爬起身来，提着两只湿裤脚子，来找冯家护院的老山头。老山头把小三角眼儿一瞪，歪起脖子问："你逮住人了没有？"山东老人说："没有。"老山头说："你没逮住人，也没看见个人影儿？要是连个人影儿看也没看见，叫冯爷知道了，你就该受点热了。少不得你今年这瓜就算白种了，我这个中间人吃不了也得兜着！"

山东老人听说他的瓜要白种了，心里想："这一年，离乡背井，披星星戴月亮，可不是容易呀！"他愣了一会，又口吃着说："可，可，我好像看见，那扒瓜的像是拐着一只脚。可黑影里，我也没看清楚。"山东老人流下两行泪，咧起厚嘴唇，鼻涕顺着嘴角流下来。他那一条揉成毡的辫子，缠到脖子上，又黑又长的络腮胡子，几乎遮满风吹日晒的古铜色的脸。

老山头眼珠子滴溜一转往上吊了吊，说："嗯？拐腿的人，在锁井镇上可是不多呀！莫不是……"一句话没说完，跑进二门去，向冯贵堂回话。冯贵堂听到这个消息，定住眼神，捋着八字胡子，呆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了老半天,又扬起臂膀,仰天哈哈大笑,不由得说出口来:“哈哈!时机到了,看你朱老忠和朱老明往哪里藏,往哪里躲吧!”

冯贵堂和老山头,安排好了打虎捞龙的圈套。当天上午,派老山头把庆儿从地里抓回来;庆儿正跟着班子耪地,听得老山头叫他,就知道这个包子里不是好馅。他紧了紧腰带,不说长不道短,跟着老山头走回来,把锄头戳在大槐树底下。到这刻上,庆儿并不害怕,打了打身上的尘土,进了账房。冯贵堂正躺在藤椅上抽烟,一见庆儿,当头来了个下马威,吹胡子瞪眼睛地说:“他妈的,朱家门里没有好东西!”

老山头边走上来,拍着大腿说:“这不是在太岁头上动土?”

朱庆一时摸不清头脑,身上禁不住打了个冷战,抖着嘴唇说:“什,什,什么事?”

冯贵堂背起左手,右手捏着烟头点着地说:“你别装没事人儿,明明是你扒了老子的瓜,还装不知道?”说着,冷不丁地大叫了一声:“来,给我吊起来!”

朱庆一听,像是一声霹雳,嗡的一声在头上响起来。不由分说,老山头像耍熟了的把式,三手两脚把他倒剪了胳膊绑起来,在背后打个蝴蝶结。庆儿憋足了劲,跟老山头挣扎了两下子,也无济于事。不知冯家什么年头在大槐树上系好了铁环子,勾子一挂就把庆儿吊了起来。

冯贵堂又吹着胡子说:“揍他!”

老山头抡起一条青柳棍子,问:“说!扒瓜的是你不?”

庆儿把胸脯一挺,瞪直黑眼珠子,说:“不是!”

老山头又问:“扒瓜的有朱老忠不?”

庆儿把头一摆说:“没有!”

老山头生起气来说:“有朱老明不?”

庆儿板上钉钉地说:“没有!”

老山头憋红了脑袋,用青柳棍子敲着庆儿的脊梁,问:“有伍顺

和小囤不？”

庆儿闭住气，鼓着肚子，把脚一蹬，说：“胡诌！我根本没踩你冯家瓜园的地边！”

老山头叉开两腿，横起腰，打一棍问一声。一棍子下去，庆儿脊梁上立时肿起一条血痕。最后，老山头耸身攥住绳子打了个坠身，把庆儿系得两脚离地。庆儿只得把腰一弯，抽紧肚筋，咬紧牙关，屏住气忍受着疼痛。他那酱色的脸上，立时暴起青筋，浑身火烧火燎，胳膊像被拧掉，又像有刀子刮他的肉。登时间头上冒出黄豆粒籽大的汗珠子。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拼挡着，不一会工夫就晕过去了，浑身麻木，再也不知道棍子啪啪地打在什么东西上。一刻时间过去，渐渐地，系着的绳子也停止了摆动。

正在这刻上，朱老忠提着烟袋匆匆走进冯家大院。看热闹的人们见他走来，自动地闪开条道儿。朱老忠一看，庆儿鸭子凫水吊在大槐树上，他满脸带笑走上前去，说：“我这老胡子老脸的了，咱既然有过协定，今天我在你面前说句话。听，算着；不听，我算白说。这几年庆儿在你院里，除了爱说句玩笑话，可没人说个不好儿。今天到底为了什么事，把他吊在这大槐树上？”

老山头看朱老忠说话带着劲，立刻扔下柳棍子，走上去打住朱老忠的话头，说：“朱老忠！是这么回子事，昨儿晚上，瓜园里头一批瓜，就给人扒了去。山东老刁说，扒瓜的拐着一只脚。你想，咱镇上可有几个人是拐脚的？这不是活活叫冯家大院里出不去门吗？……”

朱老忠不等老山头说完，插了一句，说：“当然是！这锁井镇上拐脚的就只朱庆一人，可这扒瓜的人不一定是朱庆！”他扭头对吊着膀子的朱庆说：“庆儿！这扒瓜的是你吗？”

庆儿一听得是朱老忠的声音，苏醒过来，挺起胸膛说：“不，不是我！”

朱老忠跳起脚，立刻红了脖子脸，鼓荡着钢铁般的嗓子说："对嘛，有小子骨头你大声点说！"

庆儿鼓了鼓肚子，张开大嘴说："扒瓜的不是我，我朱庆好冤哪！"

朱老忠哈哈大笑了，向前走了两步，指着冯贵堂的脚下，说："贵堂！你有没有证据？"

冯贵堂听朱老忠质问，乍起胡子，瞪起眼睛说："是山东老刁说的！"

朱老忠向山东老人走过去，绵甜细语儿说："山东老兄，你也是个穷人，咱天下穷人可是一家，你要良心发现，你可不能血口喷人。你说，你有没有证据？"朱老忠理直气壮地追问下去。

山东老人搁不住朱老忠质问，上牙打着下牙，得得地说："这，这，昨日晚上夜黑天，看见天上打了两道闪，就放下窝铺睡觉了。深更半夜里，听得外头有动静儿，我在黑鼓笼里扒着窝铺一看，唔！有人叽里骨碌跑过去。末后一个，好像是拐着一只脚。我放心不下，再也睡不下去，点个灯亮一看，天哪！我的西瓜都给他们扒走了！唉，我命苦啊，我离乡背井出来种地，自春至夏，披星星戴月亮忙了半年，好西瓜都被他们扒走了，我一家大小靠什么活着啊，我趴在窝铺上啼哭了半宿！"说到这里，他又张开大嘴号啕大哭起来："可怜我外乡人哪，人生地不熟呀！"

朱老忠看他痛苦的样子，说："好，好嘛！好像是个拐脚的？这黑影里可不足为凭呀！"说着，朱老忠左手叉腰，右手指着缥缈的天空说："山东老兄，你要对得起咱受苦人呀！"朱老忠年纪虽老了，但身体还是强壮的，他一身刚强，凛凛然不失当年红军大队长的气魄。山东老人看他问得实在，就闭住嘴不再说什么。看这场面要僵住，保长刘二卯走出来，说："不管怎么的吧，吃亏占便宜，不出当乡人！闲话少说，先放下人来……"说着，伸手去解绳子放人。

朱老忠走上去，把他拦住，两手抓住绳子，说："不，不能！这，

捉人容易，放人可难呀！冯家大院里没有‘公堂’，这私刑吊打是不合法的！”

冯贵堂看朱老忠气昂昂地顶碰得厉害，转身走进账房里，隔着窗棂大发雷霆，说：“朱老忠！你要记着大暴动的事！你不要忘了！”

朱老忠一听，脸上腾地红起来，向窗子走了两步，哈哈大笑起来说：“我忘不了，大暴动开仓济贫，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军，开赴前线，是一件好事。你们镇压了暴动，我把二贵和庆儿押给你，叫他们给你做苦工。可是今天也要说清楚，并没有把他们的人命交给你……”

冯贵堂说：“你忘不了就行！”

朱老忠说：“我忘不了，现在你在马上，俺在马下，你在明处，俺在暗处，是吗？我替你都说了吧！”

老山头手里拿着棍子，也气呼呼地说：“朱老忠！我劝你老实一点吧！”

朱老忠歪起头，瞥了他一眼，看老山头凶煞似的在他眼前站着，恨不得一嘴吃个人。他咬住嘴唇，沉了一刻，转身走出梢门，向西一拐，走上进城的大道。刘二卯看他要去托什么门路。他知道朱老忠虽然暴动失败了，还是四通八达，不是个好惹的人。刘二卯一壁吩咐人把朱庆放下来，两步并成一步追上去。朱老忠在头里跑，他在后头追，一直追到大渡口上，才抓住朱老忠的袖子。三扯两扯，把朱老忠拉回来。拽进四合号，坐在柜房里。刘二卯伸手从坛子里打上四两白干酒，抓把花生米扔在桌子上，说：“老大！咱老哥俩，今天说句话，你是走过京闯过卫的人，还这么不明白？咱东西两锁井打官司打了多少年？光糟的那银子钱，也堆成大垛了，打出什么来了？今天赶上我刘二卯管着咱村的事，这官司起不了。吃亏占便宜，出在锁井镇！”

朱老忠把烟荷包在桌子上一摔，说：“对嘛！他西锁井，有钱有

势 ,我东锁井,有命有人。穷小子有穷骨性,这条拾来的身子骨,自从老年间就受尽了欺侮。你就说吧,民国十五年为摊兵款,二十一年为大暴动,弄得我东锁井倾家荡产,害得我穷人家好苦啊 !”朱老忠嘴里说着,心里想起高蠡游击战争失败以后,革命的人们遭受的痛苦。朱老星……那些死去的战友们的形象,立时映满了他的眼前。

刘二卯抿了一气酒,吧咂着嘴唇,伸长了脖子咽下去,似乎亲切地两手捧着酒碗递过去,说 :“老大 ! 过去,咱共事不多。今天,我说,你也许听,也许不听。你瞧这是什么世道 ? 冯大爷上过大学堂,当过军法官。有老爷子的时候,冯老兰是有名的刀笔。几辈子在村乡里当家主计,走动衙门。‘黑旋风’骑马过锁井镇还下马参拜呢……”

说到这里,朱老忠正喝着一气酒,连连摇手,说 :“你别替他摆划,我朱老忠尝过见过了 !”可是,刘二卯又把朱老忠的手摁在桌子上,紧紧地压住,继续说 :“冯家大院,还有当旅长的。你,你这胳膊还能扭过大腿去 ? 你东锁井,就仗着个严江涛。谁都知道,共产党里头说他是‘才子’,有胆识,有本事,吹口气儿就能搬动千军万马。可,我那大哥 ! 你还不知道,他判了刑,住了几年监牢狱。在县里他还有个黑名儿 ! 再说,大暴动以后,你的两只手也压在衙门口里堂鼓底下,还敢动颤 ?”说到这里,他又伸出拳头迎着朱老忠说,“你,朱老忠还想干什么 ?”刘二卯半是劝说,半是威胁。说到最后一句话,把脸凑到朱老忠的胡子上,闹了个笑面虎儿。

朱老忠低下头,抬起手抓着头皮,半晌无话。他想道,我虽然上了几岁年纪,要说拿起铡刀砍在冯贵堂的头上的劲儿还有,可是他不能那么办,要忍住性子活下去,忍着性子等待革命的高潮到来,等待革命再起……他左思右想,捉摸刘二卯的话头,捉摸着最后一句话的滋味,喝下最后一盅酒,吧咂吧咂嘴唇,觉得实在不是滋味。

当天下午，刘二卯打发人们把朱庆抬回东锁井。贵他娘把他安放在自己的炕头上——自从朱老星牺牲，朱老忠总是把庆儿当成自己儿子一样看待。她流下眼泪，扳起庆儿的脊梁看了看，看样子筋骨未动，皮肉可着实吃了苦了。庆儿娘走过去扑在他身上，抽抽搭搭地哭着："庆儿，庆儿，苦命的孩子！"庆儿说："娘！别哭了，这还不算苦，苦命还在后头哩，我要和他干一辈子！"说着，把脸埋在枕头里，呜呜噜噜地大哭起来。他想不到，给冯贵堂赶车进城，车轱辘轧在脚面上，今天成了栽赃吊打的口实。

贵他娘从西锁井买了一把挂面来，做了一碗汤，打上两个鸡蛋，放在朱庆前头说："庆儿，庆儿，一天没吃东西，你吃饭吧！"

庆儿说："我不吃，婶子！"

朱老忠听了，含着泪花走过来，说："快吃吧，为什么不吃？发昏当不了死！"

太阳没了，一抹殷红色的夕阳照在西山上，夜幕像鱼网从天上漫散下来，家家烟囱上冒出灰色的烟缕，烟缕被微风吹动，飘到村郊，缭绕在路旁的杨树林间。种庄稼的人们，赶着车的，背着锄的，顺着村道走回来，牛羊归圈了。朱老忠把牛牵到塘边上，饮了水回来，拴在枣树底下，筛草喂上，拌草杈子碰得破铁锅当当地响。金华把吃饭桌搬到小院里，抱出暖壶叫老公公喝水。喝着水，金华端上饭来。

朱老忠坐在桌旁，不吃饭，他还有很多沉重的心事。听得圈里的小猪饿得吱吱叫，他走过去舀上两瓢泔水，才动手吃起饭来。吃着饭，心里又烦躁起来，自言自语："这一辈子……眼看就五十开外的人了，一滴汗掉在地上摔八瓣儿，这光景也难转变了……"他想："有人说，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，也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去？我这一辈子也没相信过！"他又抬起眼睛，向他的小院扫视一周："从关东回来，有严志和跟孩子们帮着，付出了多少日子的辛苦，才盖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上这三间北房。又付出几年的辛苦，盖上两间西房和牛棚牛圈。房后栽上一遭杨柳树，如今长得有两房高了。枝条垂到小院里，到了夏天跟遮上凉棚一样凉快。他觉得这座用血汗垒起来的家屋，像孩子一样亲。哪里塌下一根椽子，他砍条柳棍把它换上。哪里掉下一片泥皮，他用秫穰给它披上蓑衣。多少年来，上城下乡，场里地里，不管怎样劳累，受了怎样的风吹日晒，只要离远看见这些柳树，看见他的土坯小屋，两条腿走动得就更有劲了。一进黑油小门，就觉得浑身滋润。他常说："只要有我的家屋，要口饭吃回来也是滋润的。"人们都说，"朱老忠过的日子，是血汗换来的！"

大暴动以后，冯贵堂领着马快们剿了暴动户的家，抢了个精光。事不由己，尽管朱老忠这人生成刚性子脾气，但是看革命闹不起来，只好长远打算，忍气吞声，暗里使劲，埋下头来秘密工作，不怕辛苦地度过艰难的日子。没想到才闹得有吃有烧了，又碰上这场灾祸，他想："干！跟他干到底！只有干到底才能翻过身来！"

金华看老公公动起悲伤，说："老人家忙吃饭吧！过去的事情想它干什么？"说着，叫起义："快给爷爷拿烟袋来，给爷爷装上烟，劝爷爷多吃点。你看看这小孩子有多好……"这句话没说完，珍儿开门进来。金华问："妹子！怎么这工夫出来？"

珍儿今年十七八岁了，长了一副俊俏的脸庞。自从李德才败了家，珍儿娘咽气的时候，把她认在贵他娘怀里做干闺女。珍儿仓皇地说："叫我到柜上给大奶奶拿烟，偷个空儿过来看看。冯大爷正在家里发威，说什么：'这就要给朱老忠个好看，非压服他们不行！'大奶奶也说，'是时候了，也该给你老爹报仇了，'我看呀，你老人家还是躲躲吧！"

朱老忠听完这句话，把筷子在饭桌上一拍，向珍儿笑笑说："来吧！也许是时候了……告诉你吧，珍儿，我不躲，我不能离开这块地方。"转身又对珍儿说，"孩子呀，大闺女了！今后的日子，可要肚子里长牙呀！这门里是没有正行的……"

正说着，伍老拔的儿子伍顺和小囤走进来，贵他娘让他们坐在小凳上。

伍顺等不得安稳，睁起大眼睛问："庆哥怎么样，不要紧吧？"

朱老忠口中咀嚼着饽饽，伸长了脖子咽下去，说："不要紧，没伤筋，没动骨，养息养息就好了。"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，牙口还好，他门里祖辈传说，老来老来又生了一排新牙，就是锅底上贴的饼子，风干的饽饽，都嚼得咯嘣乱响。吃得下饭，身子骨就结实。朱老忠常说："活该是受苦的命，二十年以内死不了了。"

伍顺说："这明摆着是欺侮人，昨日个我在冯家扎房架子，晚上还和庆哥挨着软床睡觉，一觉睡到大天亮，他的鬼魂去偷瓜来？"

小囤也说："不分青红皂白，先挨这顿打。"

朱老忠说："要好好记着，你父亲是怎么上了山的？"

伍顺低下头说："甭说了，甭说了，大伯！我心里有数，我心疼！"

说到这里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伍老拔。自从伍老拔上了山，他小哥们就再也离不开朱老忠，朱老忠觉得只有好好看顾孩子们长大，才对得起同志们。小哥俩守着母亲过了几年穷愁日子，如今伍顺二十一岁，和母亲养种二亩地，当个小木匠。小囤才十九岁，给大槐树冯老锡扛个小活，混碗饭吃。

朱老忠长叹一口气说："俺那老拔哥要是在家，可就好多了，他在斗争里，可没有松过一点儿劲呀！"

夏天的天气，闷热得厉害，说着话空中罩起乌云。他们用长条布手巾擦着身上的汗。金华走到门外，悄悄地向东看看，再向西看看，见没有什么人来，把门插上，回来捡了碗筷。天上掣了两道闪，像日头一样明亮，照着每个人紧张的脸色。闪电过去，立刻又黑暗起来，像墨池一样黑。

朱老忠吃完饭，装上烟袋，夹在臂膀底下，翻转火石，挥动火镰打着火，又慢条斯理地讲起贾湘农领导大暴动的事。这是他们一

生不能忘却的。自从那年头开始,他们一遇到急难的事情,就会自然而然想起贾老师。正在说着,朱老明在门外搭了话:“要不是暴动失败,就没有今天的苦日子了!有了抗日根据地,也就有衣大家穿,有饭大家吃了……”

伍顺听得明大伯说话,连忙跑出去,开门把他搀进来。坐在小凳上,又说:“这是多年不能忘的冤仇!”大暴动以后,朱老明过的日子更加困难了,他失去健康,脸上焦黄,浑身上下骨瘦如柴了。

朱老忠说:“老明哥,你也来了,黑灯瞎火的时候,你又没个眼,我还想吃完饭去找你,和你研究研究今天的事情。”

朱老明睁了睁眼睛,仰起头看着天,说:“这会儿,我黑天白天是一样了,听说冯贵堂吊打了庆儿,我早就想过来看看。白天怕人看见,说咱们又开黑会哩,等天黑我才摸了来。唉!好长的日月呀!想起老伙计们来,痛得我刀子扎心……你们正念叨大暴动的事,是吗?要是有贾老师在着,轮着我们遭这么大的难?”

朱老忠说:“是呀!冤上加冤,仇上加仇,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永远不要忘记呀!”

朱老明也说:“看样子我们这一辈子算是过去了,但愿我们的后代们,和他们的爸爸一样有骨性……”

朱老忠说:“大哥!我们这一辈子还不算完。”

朱老明愣了一下,又对朱老忠说:“怎么,还不算完,已经几起几落了,把人们的革命性儿都磨光了,还有再起的希望吗?”

朱老忠说:“不,我们的革命性是不会完的,棱角总是有的,没有磨光的时候,只要天地间有封建势力,有反动派,就有革命存在。我来问你,大哥!你怕死吗?”

朱老明说:“我,我这么大年纪了,还怕什么死?”

朱老忠说:“你不怕死,我也不怕死,怕死的人不走这条道儿。怕死不革命,革命不怕死。”他又对小顺说,“孩子!你怕死吗?”

小顺不提防忠大伯问起这一句,他打了个愣怔,说:“我不怕!”

朱老忠又问小囤："小囤，你怕吗？"正在这刻上，朱庆也在屋里炕上搭了话："我也不是怕死的人哪！"这时朱老忠腾地全身涌起一股热潮，他伸手啪地把烟袋在桌子上一拍，猛地站起身来，煞了煞腰带。贵他娘和金华在一边看着，吓得心上直扑通。朱老忠迈开两只脚通通地走到屋里，扛出他那片铡刀，站在台阶上，大声地说："你们都不怕死？"

到这节骨眼上，小顺、小囤、庆儿一齐说："大伯头里走，我们后头跟着。"

贵他娘和金华，看真的要闹出事来，才说前去拦住，朱老忠又把铡刀从肩上拿下来，在地上一戳，哈哈笑着说："好！革命的香烟不断，共产党不算完！"立刻吩咐金华接了铡刀。他看着这些子孙后代们心气还不弱，心里很是高兴。

话音未落，听见外边有人敲门。伍顺忙跑过去，开门一看，大声说："保长他们来了！"珍儿机灵地躲在黑影里，悄悄地蹓走了，小囤搀起明大伯，大伙儿回避出去。

二

朱老忠走到门口，送朱老明他们出去。李德才弯着腰，拄着拐杖，哼哼哼哼地走进来，刘二卯在后头跟着。不等人让，李德才一屁股蹲在木凳上，说："哈哈！人不少啊，小人儿们出去，叫俺哥们说说话。怎么样，老大！明天在鸿兴馆坐坐，打个对头儿，念叨念叨，拉个合儿吧！"说着，他掏出个小胡梳儿，梳着胡髭，左梳梳，右梳梳。

朱老忠听说要去鸿兴荤馆，他就明白，这是叫他请客赔礼。于是，由不得红了脸，慢搭搭地说："在鸿兴馆？吃饭喝酒我可不能拿

钱！”

李德才伸直又细又长的脖子，可着嗓子絮絮聒聒地说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。小户人家的事情，可真难办哪。咱是读书人，当个中间人儿，排难解纷，调解是非，可不是为个嘴头子。”

朱老忠掂着两只手说：“真的嘛，荤馆里不是俺庄稼人去的，吃碗炒饼，顶俺一家大小一天的口粮！”

刘二卯说：“算了吧，消消气儿！”他捋过朱老忠的烟袋，叼在嘴上说：“乡里乡亲，胳膊折了袖子里吞，不叫外村看笑话。”

李德才接着说：“是呀！你看咱村有多好的风水：南有滹沱，河水滔滔，东有桃李芬芳，中有绿柳成行，有芦塘称为牛卧地，千里堤蜿蜒为屏障。小人儿们多念几年书，上上军事学堂，有咱旅长的提拔，将来闹个一官半职，弄个饭碗，那还成问题？偏偏有那些不开眼的家伙们，非闹什么共产，闹出什么了？还不是倾家荡产，发配充军……”

朱老忠听不耐烦，摇着手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！你的话听不到我耳朵里，俺坟上没这么好风水，俺祖宗也没积下这么大的阴德。你这么会看阴阳宅，为什么不早给你自家看看？”

刘二卯听朱老忠说话不顺耳，慢搭搭地说：“他家可占上好茔地，从此以后，没有挂心的事了；不管春、夏、秋、冬，一个人吃饱一家人不闹饥荒了……就这么办吧，咱明天一块坐坐，我跟冯大爷说好了，朱庆养几天伤再上工。”说着，端起屁股就要走。

朱老忠惊诧地说：“还上工呀？常说的话，打了不罚，罚了不打，下半年的活这就算做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刘二卯就又站住，假装惊怔了一下，说：“老大！你要是这么个说法，咱可就得另说说！”

李德才立起来，用拐杖戳着地，着急败坏地说：“朱老忠！你也要明白，自从大暴动以后，你怎么到了这个地步？是冯家大爷让了

你一步，要不啊，……你也要明白你如今站的是什么地位！”说着，他生着气往外走，走了几步，看没有人去拦他，就又慢搭搭走回来，拄起拐杖，弯着腰，踮着脚看了看朱老忠的宅院，说：“几年不到你院，又这么像回事了。你看，几间土坯小房，又是牛棚，又是猪圈，乍看起来，像是有半碗饭吃了。”

朱老忠说：“当然呀，我们是靠着付辛苦吃饭的，只要肯付辛苦，就会有饭吃。不像你，狗颠着屁股，成天价围着人家屁股后头乱转。”

朱老忠一说，戳到了李德才心底的疼处，摇摇头说：“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咱也不过是抽口蹭烟哪！”

朱老忠说：“是呀，十年寒窗，你中了一名秀才。你要是中不了秀才，清朝的江山还倒不了呢！也好……你这刻上，也算熬上去了，也算是陪王伴驾的人了。”

朱老忠半讽半诮，把他们送出大门。出了大门李德才又站住，扬起下颏，像是想起什么事情，眯细了眼睛说：“你说呢，这是劫数，劫数不饶人呀！日本人到了满洲，扶保了溥仪皇帝，国号康德。不久，不久你看，大兄弟！我的运气这就来了！……”一口气没说完，他又发起喘来。嗓子眼里老是转悠着一口痰，哈喽哈喽地响着。上不来，下不去，痒得难受。他得过风湿病，走起路来，老是弯着腰，拄着拐杖，一哼哼一哼哼的。

朱老忠站在土坡上，看他们一步一步走下坡去，淹没在苇丛里，他深深呼吸了一下夜凉的空气。初夏的风，吹得千里堤上的大杨树叶子，哗啦哗啦地响着。原野上飘过小麦的香味，嘎咕鸟还在大柳树林子里叫。他走回来，闩上门，立在窗台底下，听了听庆儿的鼾声，见他睡着了，这才放心。把软床搬在小门楼底下，上床睡觉，他把头放在枕头上，一袋一袋地吸着烟，说什么也睡不着。夜色深沉，滹沱河里的水，遥远地哗哗地响着，激动着他的心情。

第二天一早，朱老忠找到朱老明，两个人商量了半天，决定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